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 法轮功学员奥地利林茨举办信息日

(明慧记者郑晴林茨报道)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九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上奥地利州的首府林茨(LINZ)举办信息日，向人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同时把法轮功的美好带给当地人。

当天的信息日是在位于林茨市中心的繁华地带举行，功法演示和法轮功真相展板吸引了 很多人的目光，纷纷来到信息台前，问个究竟。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朋友给我讲她在劳教所受到的虐待，其中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酷刑，就是不让任何人与她接触，更不允许她和任何人说话。每天别人出工，她就与一个监管她的犯人坐在空旷的教室里，这个犯人也被要求与她坐在一起，不准乱动，更不准与她说话。

开始这个犯人还以为是警察照顾她，分配了一个不用出工的美差，谁知时间一长，这个犯人受不了了。朋友天天在那坐着，静静的，虽然不发一言，但那份发自内心的平静对周围的环境好象都有一种约束。她每天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也没有感觉到时间怎么漫长。突然有一天那位监管她的犯人大哭起来，说：“我受不了了，这样天天坐着，不让说话，比杀了我还难受！”

朋友说起这些时，很平静，没有一丝的怨恨。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什么残酷的刑罚。后来看到清华学生柳志梅被关到北京七处看守所时，被警察蒙住双眼押到一个秘密地点，关进一个长两米、宽一米的牢房，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折磨时，我才意识到这种酷刑的

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体质和道德水准，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暴力和谎言维持统治的中共出于对亿万民众信仰“真、善、忍”的畏惧，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也经常在各地举办信息日等活动，向人们传播真相。

很多人了解了详情后，在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征签表格上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有的还要买德文的《九评共产党》这本书。

## 平静中的力量

文  
／  
诚  
宇



残酷。柳志梅在那狭小的牢房中，两个月没脱衣服，因为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监控器，不知后面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孩子在那样一个封闭的房间长时间与世隔绝，人承受不住是会发疯的啊。

警察使用这种看不见刑具的酷刑，目的就是摧毁人的意志。

当然，这样的酷刑也往往有诸多的变种，警察也会把它和其它的刑罚结合起来使用：有的采取罚站，称为站军姿；有的采取罚蹲，称为蹲军姿；有的采取罚坐，称为码坐。无论是站是坐还是蹲，那都是长达数小时的保持一个固定姿势，而且强制要求不得与任何人说话。

然而面对酷刑，法轮功修炼者们并没有屈服。坏人刻意制造的隔离与孤独影响不了他们内心的平静。这份平静是在同化真、善、忍



■ 路人认真阅读法轮功真相展板

在今后的几个月中，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将利用旅游旺季，在各个城市举办信息日活动，把法轮功的美好带到奥地利的各个角落。◇

的过程中心灵得到净化后才达到的。在恶人虎视眈眈的监管下，在漫长的黑夜里，环境的寂寞并没能腐蚀掉他们内心的信仰。法轮功修炼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平静，正是真、善、忍精神的体现。

即使在监狱，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超然的平静也能改变周围的环境。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北京市怀来县北辛堡乡的陈洪平与她的二弟陈爱立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陈洪平去冀东监狱接见二弟时，陈爱立被几个警察带出来，对她点了一下头。约十分钟两个人都不说话，静静地坐着，那是一种内心相通的默契。监控的警察着急了，王科长迫不及待地让陈爱立开口说话聊家常。爱立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坚修到底。”后来，爱立又说：“要顺其自然。不管以后出什么事，都要坚修到底。我没有病，他们硬让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就灌我。每天六、七个人看着我。”

陈爱立因不配合戴标示犯罪的胸牌，被恶警指使数个犯人折磨。警察指使犯人对他进行隔离，哪怕一个犯人说了同情爱立的一句话，或传递给他一个同情的眼神都会遭到处罚。狱警对爱立采用“熬鹰”的酷刑，就是不让他睡觉，目的就是要让他妥协。(转下页)

# 中央民族大学女教师梁波再次被警察劫持

(明慧通讯员北京报道)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女教师,目前梁波被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梁波2009年5月18日在民族大学文传学院遭绑架后,绝食抵制迫害,生命垂危被家人接回。2010年5月20日海淀分局声称叫梁波去分局结案,梁波拒绝,海淀分局强行闯入梁波家,非法抄家后暴力胁迫绑架了她,图谋对她批捕、判刑。

## 被剥夺讲课权利

梁波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民族大学中文系任教。她热爱教师职业,时时以法轮大法“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短暂的与学生相处的时光里,她承担了两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和新闻教学工作,她对学生细致耐心的呵护和在讲台上的风采让学生至今难忘。

1999年7月,江罗犯罪集团为一己之私,出于小人的妒嫉,悍然发动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全面迫害,中共利用所有的国家暴力机器和舆论宣传工具,对法轮功抹黑、诽谤、压制、构陷、打击。中央民族大学为中共暴政作秀、为其统治服务,一直追随邪党,除了利用所谓专家名流为迫害造势,抹黑大法、毒害全校师生,同时还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教师法》有关规章和《国际人权公约》有关规定,不仅不保护本校无辜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反而助纣为虐,积极参与迫害。

1999年9月,梁波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学校取消了班主任资格,随后又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不许晋升职称,不安排工作,校方经常派人以“谈话”、“做思想工作”为由骚扰,派保安24小时贴身跟踪监控。有一次,一保安居然在大白天,趴在窗户上向屋内窥视。

## 遭秘密绑架

2003年,梁波被海南国安非法绑架后失踪多日,家人忧心如焚,多次向学校询问,校方明知内情却拒不告知家属。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梁波发现怀孕,久不露面的校方为协助继续迫害,多次派人带领校医院、街道等

一千人马,轮番上阵、软硬兼施,在梁波已经怀孕4个多月、且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梁波引产,被本人和家属严辞拒绝方才作罢。

从2004年8月开始,民族大学停发了梁波的工资,取消一切福利待遇,校后勤管理处还要强行收回校内公寓房,副校长谭家健曾派人深夜收房,还蛮横无理地将在房内居住的人打伤。谭说学校已经作出开除决定。但是,梁波多次致电、亲往学校多个相关部门询问此事,各部门互相推诿,人事处朴承权还曾口出恶言相威胁,至今梁波都没有收到校方关于开除的正式文件。

## 公开绑架

2009年5月18日,梁波来学院查看校方声称将自己开除的正式文件。文传学院书记柳春旭在翻看了一些卷宗之后也说找不到这份文件,还说她已经给保卫处打了电话。梁波此前去过校人事处,工作人员说这份文件在文传学院。几分钟后,3名身穿便装、自称是派出所警察的人要梁波到万寿寺派出所“谈话”。梁波表示自己只是来学校查看文件,没有必要去派出所。来人随即凶相毕露,扬言“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当天,梁波被连夜送到海淀看守所企图进一步加害,预谋非法判刑。她没有畏惧,为抵制迫害在派出所和看守所绝食14天,其间遭到每天两次野蛮强制的插管灌食,3次被送到999急救中心抢救,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后被家人接回。

梁波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正式职工,校方既然宣布开除,就有将开除文件送达当事人的义务,当事人前去查看也完全属于正当要求。那么,校方有关人员为什么如此惧怕梁波查看这份文件?对于做好人的梁波,你们

“经济上截断”,还要如此心狠手辣地企图“肉体上消灭”,事后还心虚地在学校散布不实之词,以掩盖自己不能见光的丑行。如此面目,不仅有辱高等学府的斯文,同时也触犯了国家的相关法律,侵犯了公民的人权。

在此,我们呼吁正义之士关注此事件,共同营救梁波。◇

(接首页)在遥遥无期的封闭环境中,狱警只问爱立还炼不炼,爱立一如既往地说“炼”。狱警说:“你说炼也炼不了。”爱立说:“那我也说炼!”

陈爱立被熬得好象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过来,恶警就叫犯人在夜深人静时用一大壶开水浇在陈爱立头上,在陈爱立被烫得清醒的一瞬间赶忙问他“还炼不炼”,陈爱立说完“炼”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陈爱立在发出痛苦的尖叫声后依旧回答:“炼!”

从省城来的监狱系统领导要看一看陈爱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么坚定修炼法轮功。其他的监狱领导都毕恭毕敬地笔直站着,陈爱立平静的坐在那里。过后从来没有见过省级领导的警察问陈爱立:“你怎么见到谁都那么平静?”陈爱立说:“他们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众生。”警察问:“你恨我们吗?”陈爱立说:“不恨!”

这是狱警们理解不了的。法轮功修炼者们是修炼真、善、忍的,有了恨,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平静,因为那是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的。

陈爱立在监狱中一直都有专职狱警承包,平时由狱警挑选心腹犯人监视看管着,一言一行都要向上汇报和记录,谁也不许和他说话。可是陈爱立所遭受的迫害在犯人中悄无声息地传开了。有一年过年,一个在社会上有名的黑老大,坐了监连狱警都不敢得罪他。他从其他中队专程跑来给陈爱立拜年,对陈爱立说:“久闻大名,你一天吃的苦比兄弟在外面吃的苦还多,实在佩服!佩服!”然后给陈爱立毕恭毕敬的鞠了一躬,“有什么事需要兄弟帮忙的尽管说,兄弟舍命相助!”陈爱立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吧!”

法轮大法是法轮功学员平静的根源。这份平静中难道不是净化社会最有力的力量吗?那平静的背后,是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大法坚如磐石的坚定!

